

[劳动教育研究]

何谓“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从列宁对民粹派“农庄中学”计划的批判谈起

曹 芸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205)

【摘 要】列宁通过批判民粹派“农庄中学”以劳动偿还学费的空想计划,揭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科学内涵。列宁指出,这一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化大工业生产条件下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的唯一方法,对于社会进步和个体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结合苏维埃俄国的实际国情,列宁将实施综合技术教育作为贯彻这一原则的具体措施。列宁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对于新时代开展劳动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需要结合时代发展的新特征,探讨这一思想对于正确理解劳动教育、推进职业教育事业改革、探索新时代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多种形式等方面的现实启示。

【关键词】列宁;“农庄中学”计划;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教育

【中图分类号】A821.1;G40-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75(2024)05-0058-08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共产主义教育的基本原则,是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重要途径。列宁早年在批判俄国民粹派提出的以劳动充抵学费的“农庄中学”计划时,曾尖锐指出其空想性和反动性,同时也充分肯定这一计划体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正确思想。在批判民粹派错误思想的同时,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教育思想,围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科学内涵、重要意义和实现途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阐发。列宁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对于新时代开展劳动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启示。

一、列宁对民粹派“农庄中学”计划反动性的深刻批判

19世纪末,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以俄国村社为依托,试图为俄国找到一条避开资本主义发展种种弊端的新道路。代表人物之一尤沙柯夫从教育和学校改革入手,提出了一个中学教育改革计划,即农庄中学计划^①。作为既经营农业也对青年进行中等教育的大型农业劳动组合团体,农庄中学招

* [收稿日期] 2024-06-18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列宁的青年理想信念教育思想及现实启示研究”(项目编号:19YJC710004)、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列宁劳动教育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2D12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曹芸(1980—),女,湖北钟祥人,法学博士,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① 尤沙柯夫提出的农庄中学计划主要以系列论文的形式发表在民粹派机关刊物《俄国财富》上。1895—1897年,他在该刊上相继发表了《教育的空想——全民中等义务教育计划》《中学教育改革原则》等关于中学教育的一系列文章。1897年,这些文章在彼得堡结集出版,文集标题为《教育问题》。列宁在对其进行批判的同时引用叙述了其中的主要观点,相关文章收录于《列宁全集》第2卷。

收所辖区域达到学龄的全体青年男女，其中无力负担学费的贫穷学生可以通过义务劳动的方式缴纳学费，以此养活学校教职员工以及维持学校正常经营。为了论证这一计划的可行性，尤沙柯夫仔细计算了学校运行所需的费用，证明通过无偿服工役的学生劳动可以养活整个年轻一代，相当于全国人口的一半。尤沙柯夫对于这一理论上不需要任何费用就能使人民受到普遍中等教育的宏伟计划十分得意，将之视为“村社化”的第一步，当作俄国将要选择的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道路。

列宁在与民粹主义就俄国现代化道路展开论战的过程中也深刻批判了尤沙柯夫的这一计划^①。1897年，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时曾撰写《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一文，称尤沙柯夫的“计划”为“农奴制的、官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1]471}空想典型。其之所以具有“社会主义特征”，是因为农庄中学里的生产活动是预先按照一个总的计划组织的，然而由于仍然存在商品生产、城乡对立、雇佣劳动、阶级差别等现象，其资产阶级性质也毋庸置疑。因此，试图通过这一计划避免俄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列宁指出，这一计划的恶劣之处不仅在于不切实际的空想性，更在于它试图复辟农奴制度的反动性。在资本主义雇佣制度下，丧失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尚且可以通过出卖劳动力来获得相应报酬并保有人身自由，但在尤沙柯夫设想建立的农庄中学里，缴不起学费的贫苦学生却必须无报酬地为学校服工役，且身心都受到学校的限制，这正是该计划不容否定的农奴制特征。实行工役制是农奴制度的典型特征，工役制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强迫做工、体罚和人身依附等，农庄中学要求贫穷学生服工役以抵偿学费，实质上正是农奴制在学校里的变形样态。这样一来，俄国当然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缺陷，但却是以历史的倒退为代价的。列宁尖锐地指出，尤沙柯夫罔顾俄国社会现实与历史发展趋势，这种洋洋自得的空谈“只能腐蚀社会意识”^{[1]460}。

列宁进一步揭示了尤沙柯夫这种空想背后的方法论，即民粹派一贯坚持的“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1]456}。这种方法与唯物史观主张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方式决定历史发展等基本观点相对立，“其基本点就是否认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概念，主张以人性作为考察人类社会现象的基础”^[2]。由于秉持主观社会学作为分析社会问题的方法论，民粹派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以及这一过程所造成的阶级差别置若罔闻，他们不是从客观事实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忽视阶级差别，不谈个别阶级而谈整个民族。他们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把是否符合人的本性、是否合乎人们的心愿作为衡量社会制度先进与否的标准。以中学性质为例，尤沙柯夫认为俄国已经不存在等级制度的学校，而列宁引用翔实的数据证明等级制度仍然在中学中占统治地位。列宁认为，“公开阐明和维护现代学校属于一方的性质”，不仅是对客观事实的“正确说明”，而且有利于“启发另一方的觉悟”^{[1]460}，而尤沙柯夫却罔顾甚至遮掩阶级差异的事实，试图实现全民族的中等教育，这只能反映出小资产阶级奢望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的虚伪世界观。

二、列宁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科学内涵的全面揭示

在批判民粹派农庄中学计划的同时，列宁也充分肯定了这一计划中蕴涵着的正确的教育思想，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现代科技发展对年轻一代的要求，即“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1]463}。但是，尤沙柯夫对这一思想的理解却是庸俗和片面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将这个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重要原则工具化，仅仅将其作为贫穷学生抵偿学费的手段，这样一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只是针对穷人的规定而非面向全

^① 列宁对尤沙柯夫的农庄中学计划至少进行了两次批判，1895年秋列宁在彼得堡写了《农庄中学与感化中学》以批判尤沙柯夫的《教育的空想——全民中等义务教育计划》，1897年底列宁写了《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以批判尤沙柯夫的《教育问题》。后者是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为《新言论》杂志而写的，但当时列宁并不知道该杂志已于1897年12月被政府查封，后来首次刊载于1898年圣彼得堡出版的《经济评论集》。

体青年。二是农庄中学的计划是希望实现对全体居民的中等教育，但尤沙柯夫的论证始终围绕着中学的经营管理，列宁指出，“教育问题决不等于学校问题，教育决不限于学校”^{[1]478}。要真正理解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内涵就必须跳出学校范围，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中剖析劳动的教育作用。三是尤沙柯夫所理解的劳动主要是指民粹派极力推崇的分散的小农生产，他们抗拒甚至排斥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背道而驰，这决定了农庄中学计划注定会遭遇破产。在批判之余，列宁也结合俄国现实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科学内涵。

首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实现人的解放、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途径，而不是补偿学费的手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中，劳动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首要条件，劳动不仅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首要条件，而且使个体在主体的对象化过程中充分确证自身的自由创造性。劳动不仅推动人类实现对外部世界的改造，也促进了人自身的发展，是人类从必然走向自由、实现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不再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是以异化的形式与无产阶级相对立，日益细化的分工和流水化作业将完整的劳动过程分割成一个个片段，使工人的劳动能力片面发展，进而逐渐沦为机器的附庸，将广大劳动群众在生产劳动中本应体验到的尊严感、幸福感与成就感剥夺殆尽。尽管如此，马克思仍然从现代工厂制度中敏锐地捕捉到了“未来教育的幼芽”，即“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这里“智育和体育”显然指独立于物质生产的学校教育，马克思认为这种教育“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3]230}。列宁十分赞同这一观点，指出农庄中学计划的狭隘之处就在于仅将劳动作为学费抵扣手段而没有认识到义务劳动“是人的普遍和全面发展的条件”^{[1]464}。此后在论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时，针对民粹派否定资本主义大生产、反对妇女和青少年参加生产劳动等观点，列宁指出，虽然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境况十分艰苦，但资本主义“吸收妇女与少年参加生产，基本上是一种进步的现象”^{[4]502}，当然这需要保证合适的工作强度与卫生的劳动条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分工造成了人的片面发展，共产主义的目标则是通过“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分工，教育、训练和培养出身全面发展的和受到全面训练的人，即会做一切工作的人”^{[5]29}，当然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经过几代人较长时间的努力。可见，列宁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本质定位与马克思的观点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其次，作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劳动应当是资本主义社会化机器大生产而不是民粹派推崇的宗法式小农生产。列宁与民粹派的争论聚焦于俄国现代化是否能够以村社制为基础跨越资本主义阶段，民粹派认为依靠俄国村社制的特殊性可以实现这一跨越，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衰落和后退，因此主张小农生产。针对民粹派的理想化倾向，俄国革命家查苏利奇曾致信马克思，寻求马克思对于俄国农村公社发展等问题的意见。马克思在复信中肯定了俄国公社的特殊性——“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6]571}，这为俄国公社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提供了理论依据。但纯粹理论的分析不能代替客观现实的发展，俄国公社在1861年改革后就趋于瓦解，农民受到各种势力的压迫和剥削，公社能否使俄国获得新生，“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6]574}。列宁以唯物史观作为考察问题的方法论，认为俄国历史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不可能抗拒社会化大生产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现代化道路问题上的分歧延伸到教育领域不可避免地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理解，尤沙柯夫虽然主张中学应该同时是农庄，依靠学生劳动维持开销，但他所说的劳动是指将人们束缚在土地上的封闭、孤立的手工劳作。而列宁则认为，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只有大机器生产条件下的社会化劳动，因为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把居民从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拉出来”，“提高居民的文化程度及觉悟，使他们养成文明的习惯和需要”^{[4]530}。社会化大

生产也直接促进了妇女和儿童的解放，使他们走出过去一直禁锢他们的狭隘家庭关系和闭塞宗法圈子，“从而促进了他们的发展，提高了他们的独立性，即创造了比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宗法式停滞状态要高得不可比拟的生活条件”^{[4]503}。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主要国家已经完成了大工业对手工业的取代，俄国也正处于这一历史进程之中，列宁正是由于认识到大工业具有打破小农经济的保守性、同科学技术的结合日益紧密、有利于促进劳动者全面发展等特点，才强调现代教育需要变革过去单一的知识教育，应与大工业生产劳动紧密结合。

最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双向融合，列宁称之为“普遍生产劳动同普遍教育相结合”^{[1]464}。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视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针对的是现实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等异化现象。随着社会大分工的产生和发展，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渐行渐远，生产性劳动普遍受到社会上层阶级的轻视，劳动往往被狭隘地定义为所谓高贵的精神生产，劳动教育长期受到蔑视。特别是学校出现后，教育活动从人类总体劳动中独立出来承担起知识传授的专业职能，但私有制条件下学校往往被统治阶级垄断，进一步阻碍了劳动人民获取知识的途径，加深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鸿沟。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化机器大生产对工人的劳动技能和文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加剧了人的劳动能力的片面发展。这种状况日益突显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分离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也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条件。例如，针对产业革命后工厂大量使用廉价童工和女工，英国议会通过的工厂法规定了若干保护童工的措施和童工教育的条款，尽管这些条款并未得到真正实施，但仍具有积极意义，马克思评价它既“证明了智育和体育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可能性”，“也证明了体力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的可能性”^{[3]230}。在未来理想社会，人们“为了吃饭，必须劳动，不仅要用脑劳动，而且也要用双手劳动”，这是包括儿童在内的每个人都应当服从的“普遍的自然规律”^{[7]269}。列宁继承了这一观点，他在反驳尤沙柯夫农庄中学计划时明确指出：“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1]463-464}在列宁看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指单方面在知识教育中渗入劳动因素或在生产劳动中融入教育因素，而是教育与生产劳动互相渗透。

三、列宁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重要意义与实现途径的充分论证

（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在阐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科学内涵的基础上，列宁进一步指出，这一主张无论是对社会发展还是个人成长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其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提高社会生产率的必要条件。列宁在十月革命半年后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8]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因为“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9]18}。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要条件之一，但在沙皇专制时代，俄国民众文盲比例极高。据沙皇政府发布的《俄罗斯年鉴》，1910年俄国识字的人只占人口总数的21%^[10]。这种状态显然无法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列宁明确把文盲视为巩固和建设新政权三大敌人之一^[11]，指出文盲现象尚未得到改善之前经济建设不得不依靠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凭借满腹学问往往能够提出建设性意见，但由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反常分离”等原因，往往“没有本事去实行这些建议和意见”^[12]，需要工农群众予以监督和领导。可见，一方面是工农群众有干劲而缺乏科学文化知识，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有学问而没有实际劳动经验，这一矛盾只有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紧密结合中才能得到解决。

其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改造社会关系和重塑思想观念的重要手段。教育和生产劳动

的长期分离不仅造成了劳动人民普遍文盲和统治阶级不事生产等现象，也是阶级社会长期存在剥削和压迫的重要原因。事实上，马克思提出这一论述的重要目的之一在于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分工，消灭“把工人降低为积累资本的简单工具”^{[7]269}的剥削制度，为底层劳动人民争取受教育权利，在全社会打破阶级偏见和剥削观念，建构新的劳动观念。列宁结合俄国的发展实际指出，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并不只是夺得政权，而是为了最终消灭阶级，这不仅意味着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而且“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9]13}。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事业，不仅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镇压以往统治阶级的反抗，而且要在文化上冲破人们传统而巨大的思想障碍和保守观念。因此，他高度评价1919年4月由铁路工人发起的星期六义务劳动，称其体现了劳动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共产主义劳动觉悟，“是使世界各国人民摆脱资本桎梏和战争的社会主义新社会的一个细胞”^{[9]16}。列宁强调，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不仅要身先士卒率领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参加建设，而且要把所有社会阶层都吸引过来，“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劳动纪律、新的劳动组织”，只有这种新的劳动组织才能“把科学和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就同创造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自觉工作者大规模地联合联结在一起”^{[9]15}。

其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培养具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青年一代的唯一方法。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可能先验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仅仅通过教育也只能获得关于共产主义的知识，无法升华到信仰高度。只有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的普遍结合中，青年才能成长为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时代新人。这是因为，劳动实践能够使青年体悟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为共产主义价值认同奠定认识基础；在生产劳动中青年不仅能够确证自身的主体性，而且能够在劳动交往中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从而培养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建立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同时劳动的艰辛不仅能强健青年的体魄，而且能够磨砺青年的意志，青年参加生产劳动本身就是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躬体力行。可见，生产劳动从知、情、意、行等方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青年的理想信念，是培养共产主义新人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因此，列宁号召广大青年不仅要接受学校教育吸收人类历史上包括共产主义学说在内的一切文明成果，而且要走进校园去开展星期六义务劳动等活动，“必须使大家都看到，入团的青年个个都是有文化的，同时又都善于劳动”^{[5]345}。

（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现途径

马克思曾在理论上思考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现途径问题，并提出了“综合技术教育思想”，这一思想“是根据现代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客观需要与可能提出来的”^{[13]121}。马克思认为，综合技术教育或技术培训是指，“要以生产各个过程的一般原理为内容，并同时使儿童和少年学会各种行业基本工具的实际运用与操作”^{[7]270}。这种教育对儿童之所以必需，既是为了弥补分工对个体才能所造成的缺陷，也是现代机器大生产提出的客观要求。马克思指出，“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14]。综合技术教育与普通技能教育的区别正在于，它并不只是单纯地教授劳动技术和技巧，而是要让工人在技术操作过程中获得现代科学知识并理解相关技术原理，从而能够了解并熟悉现代化生产的整个流程，不至于沦为精细分工条件下某个机器或某条流水线的组成部分。可见，马克思把综合技术教育视为工人掌握现代工业生产技术基础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弥补现代分工造成的人的片面发展的必要条件。

十月革命后随着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如何实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已经从一个理论问题转化为迫切的现实问题。列宁在领导苏维埃俄国的建设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综合技术教育思想，1919年《俄共（布）纲领草案》中明确规定“对未满16岁的男女儿童一律实行免费的义务的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并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解释，即“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熟悉一切主要生产部门”^[15]。列宁认为这一问题十分紧迫，1920年他在克鲁普斯卡娅关于教育问题的提纲上写下批注，要求“把立即向综合技术教育过渡，或者确切些说，立即采取许多马上就能做到的走向

综合技术教育的步骤，规定为必须绝对执行的任务”^{[16]229}。列宁反对在抽象观念上讨论这一问题，从苏维埃俄国当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他规定了综合技术教育应当首先涉及电力、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和农业这四个部门，在这几个领域向学生传授现代生产的一般原理和基本知识，使学生既掌握现代生产的基本原理，又能投入生产实践掌握实际的操作技能，从而能够较快地适应不同的生产部门。克鲁普斯卡雅据此阐释道：“我们所说的综合技术教育，是指这样的教育，就是通过它来使学生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了解人们的劳动活动，了解这种活动的各个部门在国民经济的全景中的相互关系。”^[17]

列宁强调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将综合技术教育作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现途径。1920年在列宁的支持下全俄电气化委员会正式成立，由于国内战争导致技术人员短缺，当时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会主张用单一技术教育或职业教育来代替综合技术教育以解决这一问题。列宁对此表示明确反对，1921年2月他在给教育人民委员会的指示中再次强调，“党仍然无条件坚持俄共党纲确定的有关综合技术教育的要求”，“对于年满15岁的人进行的职业教育必须同‘普通综合技术知识’‘联系起来’”^{[16]328}。虽然缺乏技术工人严重影响了俄国的经济建设，列宁同意可以把部分中学改建为职业学校，也可以把接受职业技术教育的年龄标准暂时降低，但强调不能因此就使学生过早专业化。因为单一的技术训练限制了青少年精神世界的发展，不利于共产主义意识的培养。因此，决不能用职业教育取代综合技术教育，即使是职业学校也应当保留普通知识教育。

列宁以综合技术教育作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具体途径，为苏维埃俄国培养了大批既懂技术又能够从事实际操作的建设者，在他逝世后很长时期，苏联仍保留了这一人才培养政策。

四、列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对当代劳动教育的现实启示

列宁结合俄国的建设实际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原则的探讨与实践不仅直接影响了苏维埃俄国及后来苏联的教育事业，而且对新中国成立后确定教育方针也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当代生产劳动中越来越多地渗透科技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因素，需要结合新时代教育和劳动的特点进一步探索列宁这一思想的现实启示。

（一）正确理解劳动教育价值与内涵

改革开放后由于教育观念的变化，出现了劳动教育边缘化、劳动观念畸形化、劳动能力低弱化等现象。为此，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顶层对劳动教育进行了全面部署。应当看到，党中央对劳动教育的强调是为了解决近年来存在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分离的倾向。列宁曾将教育“同组织劳动这个基本任务脱节”视为资本主义社会“教育工作的根本缺点之一”^[18]，提出要在全社会推行综合技术教育，在他看来，劳动教育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工具性社会价值，而且在于它是个体摆脱片面分工实现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

新时代要正确理解劳动教育，不能仅仅从工具论角度出发将其视为满足个人谋生及社会发展需要的一种教育实践形式，而且应从价值论出发，“突出劳动在释放人的自由天性和全面发展人的自由性中的根本教育价值”^[19]。从这一价值立场来看，“劳动教育命题的着眼点就在于培育在体力、脑力上均获得全面发展的人”^[20]。因此劳动教育不能仅仅被视为一定时期内的教育政策，更不应被形式主义地作为一项不得不应付的工作，而应成为教育事业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作为整体地、全面地促进个体自由发展的根本途径。

同时，随着科技飞速发展和生产方式日新月异的变化，需要结合新时代的劳动特点正确理解劳动教育。在列宁时代，劳动主要指机械化生产性劳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劳动教育方面以苏联为师，但当时对劳动的理解往往过于片面，不仅把劳动等同于列宁所主张的生产劳动，而且

常常将生产劳动等同于体力劳动，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解为单纯通过肉体劳动实现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改造，导致后来出现了忽视甚至否定学校教育的错误主张，不仅浪费了青少年宝贵的学习时间，也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随着生产力进步，体力与脑力、物质性劳动与精神性劳动的结合日益紧密，劳动的复杂程度日益提升，生产的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特点日益突出，对劳动者的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可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只是个口号，还需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进行与时俱进的结合。“当下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全球化和信息化突飞猛进，劳动形式正在随之发生着变化，非物质劳动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凸显出来。”^[21]在当代社会的总体劳动中，传统意义的生产性劳动所占的比重日益下降，而消费性劳动、创造性劳动、学习性劳动、服务性劳动等新的社会劳动形态不断涌现，劳动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发生改变。因此，新时代教育不仅要重视教育与生产性劳动的融合，而且要重视教育与各种新型劳动形态的结合。

（二）推进职业教育事业深化改革

十月革命后，列宁极为重视通过教育解决苏维埃俄国建设人才短缺的问题，要求立即转向综合技术教育以解决这一问题。在列宁思想的指导下，19世纪20年代苏联的教育改革取消了学科界限，将规定学生学习的知识分为自然、劳动和社会三个方面，其中劳动知识是中心内容。虽然这一改革存在着破坏学科之间内在逻辑、弱化基础理论学习和基本读写算能力训练等不足之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旧式教育的弊端，加强了教学内容和生活实践的联系，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事业影响深远。

列宁的综合技术教育思想为当前推进职业教育改革提供了参考。近年来，为了满足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出台了系列措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鼓励培养工匠精神。但囿于一些传统偏见，职业教育往往受到冷落。面对这一现象，“如果只谴责学校教育的异化，而不关注职业的等级性和职业背后的经济与社会治理属性，学校劳动教育难以得到有效解决”^[22]。另一方面，虽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举措符合我国国情，“但用战略眼光来看，进行过窄的专业技术训练，并不适应当代生产与技术的不断革新和劳动职能的不断变动”^{[13][22]}。这些问题的解决既需要在实践中寻找答案，也需要从列宁思想中汲取智慧；要在职业教育中重视普通教育，在普通教育中融入综合技术教育，既强调现代科学知识的基础性作用，又着力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水平；同时还要重视劳动价值观的培养和工匠精神的培育，按照五育并举的要求将广大青少年培养成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劳动者和建设者。

（三）探索新时代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多种形式

列宁在批判民粹派教育计划时明确反对将教育问题等同于学校问题，指出“生活在进行教育，而学校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23]。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就劳动教育而言，学校、社会和家庭虽然在劳动教育内容与方式上的侧重点不同，但都承担着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全面自由发展的人的共同使命，为此，《意见》明确指出，“家庭要发挥在劳动教育中的基础作用”，“学校要发挥在劳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社会要发挥在劳动教育中的支持作用”^[24]，三者之间应加强联动探索更加有效的教育方法。例如根据学生的年龄和身心特征选择灵活多样的方式，让青少年既学习科学文化又进行家务劳动、社区劳动，既吸收理论知识又参与体验实际生产劳动，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的有机结合中突破传统价值理念的藩篱，锻造知行合一的劳动能力，培养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情感，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实现自我成长和价值升华。

【参考文献】

[1] 列宁. 列宁全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2] 何萍. 从列宁对民粹派的批判看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 [J].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2001(1): 72.
-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4] 列宁. 列宁全集: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5] 列宁. 列宁全集: 第39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 [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 [8] 列宁. 列宁全集: 第3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68.
- [9] 列宁. 列宁全集: 第37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 [10] 列宁. 列宁全集: 第2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10.
- [11] 列宁. 列宁全集: 第4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210.
- [12] 列宁. 列宁全集: 第3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212.
- [13] 徐辉, 张永富. 论马克思主义的“教劳结合”思想与综合技术教育 [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3).
- [1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514.
- [15] 列宁. 列宁全集: 第29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488.
- [16] 列宁. 列宁全集: 第40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 [17] 哈拉莫夫. 教育学教程 [M]. 丁西成, 曲程, 王悦祖, 等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3: 109.
- [18] 列宁. 列宁全集: 第38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82.
- [19] 程从柱. 劳动教育何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和人的发展观的考察 [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3): 22.
- [20] 檀传宝. 劳动教育的概念理解——如何认识劳动教育概念的基本内涵与基本特征 [J]. 中国教育学刊, 2019(2): 84.
- [21] 保虎. 劳动的自由与自由的劳动: 马克思“非物质劳动”时代新意解读 [J]. 湖南社会科学, 2020(4): 45.
- [22] 谢妮. 劳动教育的身体基础和社会情境 [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6): 49.
- [23] 列宁. 列宁全集: 第59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83.
- [2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 [N]. 人民日报, 2020-03-27(06).

On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and Productive Labor" —A Discussion from Lenin's Critique of the Populists' "Rural School" Plan

CAO Yun

(*School of Marxism, Hub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Wuhan, Hubei 430205*)

Abstract: Lenin's critique on the populists' "Rural School" plan suggests repayment of tuition through labor, which reveals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and productive labor. He points out that this principle is the only way for Marxism to achieve human liberation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modern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it holds significant meaning for both social progress 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 Considering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Soviet Russia, Lenin implements comprehensive technical education as a concrete measure to apply this principle. Lenin's thoughts on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and productive labor have significant guiding implications for conducting labo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Hence, it is essential to explore how this idea relates to correctly understanding labor education, advancing reform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exploring various forms of integrating education with productive labor in light of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Key words: Lenin; "rural school" plan;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and productive labor; labor education

[责任编辑: 邵慧萍]